



《火燒天堂鎮》之警示

改編自真實加州山火事件的電影《火燒天堂鎮》（The Lost Bus）是一部讓人幾乎無法平靜呼吸的作品。導演以極近距離的鏡頭與逼真的音效設計，把觀眾拉進火場的深處：烈焰吞噬山林、濃煙封住天空，車窗外的世界不再有邊界。那一輛滿載逃難者的巴士，成了希望與恐懼交織的縮影，也是一座人性的試煉場。

影片最打動人心的，是它對「真實」的執著。故事原型來自加州北部小鎮在山火中的慘劇，導演並未渲染英雄主義，而是聚焦在平凡人面對災難時的選擇——有人恐懼，有人自私，也有人挺身而出。當巴士陷入火海，角色間的爭執與互助像火焰一樣蔓延，觀眾幾乎能感受到每一次吸入煙霧的痛苦。這樣的真實，不是特效能造出的，而是對生命脆弱與求生本能的深刻凝視。

《火燒天堂鎮》並非單純的災難片，它更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對自然的漠視與環境失衡的後果。近年來，全球各地山火頻發——從加州到加拿大，從澳洲到南歐——氣候變遷讓乾旱與高溫成為新常态。影片裏那條燃燒的逃生路，不只是小鎮的悲劇，更是全人類的預兆。當我們一次次目睹森林成為火海、城市被煙霧吞沒，是否還能自信地說，那與我們無關？

影片結尾，火勢終於退去，鏡頭對準一片焦黑的土地。孩子的哭聲、遠處的消防車鳴笛聲交織，沒有過多的台詞，卻比任何宣言都震撼。它提醒人們：災難不只是自然的懲罰，更是人類長期忽視環境代價的回應。當觀眾走出電影院時，若能因此願意關掉一盞燈、少開一次車、支持更永續的生活方式，那麼這場「火」就不只是毀滅，更點燃了人類覺醒的光。



酥皮「雙胞胎」

如果你是一個早餐精緻者，那牛角包肯定是「常駐嘉賓」，能讓人從睡眠惺忪秒變精神抖擻。一口咬下去，層層疊疊的酥脆感爽如「觸電」。可你知道嗎，並不是所有牛角包都一樣，比如法國的croissant和意大利的cornetto，貌似親兄弟，卻各有各的脾氣，從古至今，都是讓人迷惑混淆的一對兒。

從起源說起，法式croissant就是我們常說的「可頌」，原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的維也納，那時候奧地利人發明了一種kipferl的月牙形麵包，用來慶祝勝利。後來被瑪麗·安托瓦內特皇后帶到法國，巴黎廚師有了用黃油打造酥皮層的靈感，才誕生出如今被世人喜愛的經典；反觀意大利，cornetto更像本土產物，雖然也受到了kipferl啟發，但早早便調整配方，在麵團裏加糖，成了濃縮咖啡的經典搭檔，就連名字在意大利語中都是「小角」的意思，現在人們更習慣把它叫做「羊角包」。

所以，期待「咔嚓咔嚓」酥脆感的人，到了意大利恐怕會有些失望。畢竟「雙胞胎」最大的區別就在這了，一個是用麵粉加黃油分層摺疊，經過長時間的低溫發酵，達到細密精緻，層層空氣感；而另一個，則更為直接，將糖、牛奶、雞蛋和黃油一股腦加在麵粉裏，快速發酵，很快就能搞定。別誤會是意大利人偷懶，因為這裏天氣熱、濕度也更大，黃油難以漂亮分層，這才因地制宜調整配方。而另外一個區別，就是餡料，正宗的法式croissant純粹優雅，吃的就是純正的黃油香在口中一層層碎裂的感覺；而意大利cornetto的絕活其實是內裏，它們通常包含餡料，因此身材也更圓潤。從巧克力到開心果，外層鬆軟內心蓬鬆，餡料爆漿帶來即時滿足，再配上意式濃縮的苦，活力四射又貼心可靠，就像一個老朋友，不用費心去品，仍能一見如故。



新一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招錄近日拉開大幕，放寬報考年齡、打破「三十五歲門檻」的新規瞬間成為輿論焦點。

之所以一石激起千重浪，皆因眾人「苦三十五歲大限」久矣。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公務員報考「三十五歲門檻」應運而生，此後被眾多企事業單位效仿沿用。在年輕勞動力充沛的當年，這一標準或許有其合理性；可如今，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接近八十歲、勞動力平均年齡逼近四十歲，延遲退休政策也在穩步推進，這本「老皇曆」早已不合時宜。「一刀切」的年齡限制，將三十五歲左右的職場人

欄在了機遇門外。而現實中，這一年齡段的打工人，在崗位上摸爬滾打多年，積累了應對複雜問題的豐富經驗，褪去了初入社會的青澀浮躁，多了一份沉穩務實的擔當精神，本是能挑大樑的黃金階段，卻因「三十五歲」的標籤，在考公報名時望洋興嘆，在企業招聘中遭遇隱性壁壘。

作為全國人才選拔的標桿，此次國考率先撕下年齡標籤，不僅積極回應了社會大眾的就業焦慮，打開了體制內更廣闊的人才吸納渠道，更釋放出令人期待的政策想像空間，向全社會傳遞出「以能力論英雄」的清晰信號。這種導向若能輻射到整個就業市

場，相信將推動企業重新審視僵化的年齡標準，讓「經驗價值」得到應有的尊重。

當然，凡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拆除年齡門檻或許只需一紙政令，但培育尊重多元價值的就業文化，卻需要全社會的持久努力。若僅在招聘環節放寬年齡限制，卻在職業培訓、晉升機制上延續舊有思維，中年勞動者仍可能面臨「進門易、發展難」的困境。唯有制度、觀念、實踐協同發力，方能真正築牢公平就業的基石。

「年齡鬆綁，人才奔流」，短短八字道盡改革的深意。當每個有夢

想、有能力的人，無論三十歲、四十歲還是五十歲，都能在同一片舞台上綻放光彩，中年人用閱歷破解難題，年輕人用創意開拓新局，每個年齡段的價值都能被看見、被尊重，就必然能夠釋放出澎湃的人才動能，為社會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這也就是黃宗之和朱雪梅一起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動力：他們內心的憋屈需要有宣洩的出口。在黃宗之的自傳中，我看到了他面對苦難的坦誠和記錄心路歷程的真實——而誠與真，正是一部傳記最好的品質。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劉俊過眼錄

我對他自傳中寫到的美國經歷更感興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打開國門，早年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明顯差距，使得能夠出國者都成了眾人羨慕的對象，而踏出國門的新移民在國人面前，也大都喜歡表現出在海外「成功」的一面。黃宗之自傳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以坦誠，將自己的海外生活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比如他毫不掩飾自己赴美之初乍到異國「兩眼一抹黑」的窘迫和困頓，也對自己在工作中「做砸了一次實驗」卻「沒有及時向薩德教授如實匯報」而遭解僱痛切自省；對於身處

美國社會因為語言問題而在同仁餐敘時遭遇「邊緣化」的尷尬處境，黃宗之秉筆直書如實袒露，甚至有次在一家小店遭遇白人女性種族歧視被打耳光，他也在自傳中記錄下來——黃宗之寫下這些，不只是為了記錄他個人的美國經歷，更是要通過自己的這些遭遇揭示海外華人共同的真實處境，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心理震盪：

「在這塊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歸屬。」面對學業出眾、各方面都表現優異的兩個女兒，黃宗之在察覺到她們在美國也同樣面臨着身份認同的困境時充滿了擔憂。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最重要的配件就是表演場地。開幕初期我先觀賞了劇場舉行的一個讀劇演出。劇場是三面觀眾的開放式舞台，雖然觀眾席並非浮動裝置，但劇場仍是康文署轄

龍街坊，自然是雙重欣喜。我乘搭港鐵至九龍灣站，穿過新建的接駁行人天橋旋即抵達「東九」。大堂中庭的樓底很高，空間感很強，純白色牆壁對面設置了投影機，預計可以放映新式影像。從中庭前行至另一方向的出口，走出露台迎面便是區內原本的老式商場，令人產生親切感覺。

打破「三十五歲門檻」

場，相信將推動企業重新審視僵化的年齡標準，讓「經驗價值」得到應有的尊重。

當然，凡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拆除年齡門檻或許只需一紙政令，但培育尊重多元價值的就業文化，卻需要全社會的持久努力。若僅在招聘環節放寬年齡限制，卻在職業培訓、晉升機制上延續舊有思維，中年勞動者仍可能面臨「進門易、發展難」的困境。唯有制度、觀念、實踐協同發力，方能真正築牢公平就業的基石。

「年齡鬆綁，人才奔流」，短短八字道盡改革的深意。當